



薛涛获奖小说
名家导读本

庚子红巾

薛涛 著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薛涛获奖小说
名家导读本

庚子红巾



薛 涛 著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庚子红巾 / 薛涛著. —上海: 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6.5
(薛涛获奖小说: 名家导读本)

ISBN 978-7-5324-9824-6

I. ①庚... II. ①薛... III. ①儿童文学—中篇小说—
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003250 号



薛涛获奖小说(名家导读本)

庚子红巾

薛涛著

王小月 杭盈吟 绘图

赵晓音 装帧

责任编辑 韦敏丽 美术编辑 赵晓音

责任校对 陶立新 技术编辑 许辉

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少年儿童出版社

地址 200052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

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
地址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

易文网 www.ewen.co 少儿网 www.jcph.com

电子邮件 postmaster@jcph.com

印刷 常熟市文化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720×980 1/16 印张 11 字数 130 千字

2016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4-9824-6/I·391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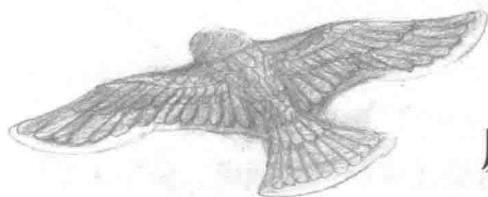
定价 20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如发生质量问题, 读者可向工厂调换

001/ 庚子红巾

057/ 小城池



庚子红巾

一九〇〇年，农历庚子。我爸爸他们烧了洋人的教堂。第二天我的伙伴“掌柜”，手里握着一条红巾，躺在教堂下，永远地睡着了……

我们轻轻地走近他，把一条一条红巾放在他的身上。

——题记

1

每天早晨，我们都到码头上会合。会合之后再商量这一天玩什么。游戏需要几个孩子凑在一起玩才热闹，一个人玩没意思。我们都懂这个道理。

鱼漂儿去得最早，最后到的往往是掌柜。掌柜太懒，他说他总是起得太晚，有时为了快点去码头跟我们会合连早饭都不吃。我呢，往往比鱼漂儿晚些，比掌柜早点儿。所以每天都差不多是这种情形：我和鱼漂儿正说掌柜的坏话，掌柜就呼哧呼哧来了……我们把码头定为会合的地方，开始洋巡捕还赶我们，可每天都赶一次他很快就腻了，就不管我们了。几个小孩也碍不着他的公务。有时他还丢过来一块糖逗我们玩。鱼漂儿说是好汉就别吃洋人扔下的东西！他还把糖踢到海里去。洋巡捕自讨没趣儿也就不再逗我们。最后，我们是井水不犯河水。

好玩的游戏多的是。

冬天，我们主要在巷子里玩“追击”。先划拳，输

的一个追另外两个，直到前面的一个跑不动了，追的人在他肩上拍一下，就算追上了……玩这个掌柜经常充当“追”的一方。掌柜身子骨弱，跑不快，几步就让我和鱼漂儿甩下很远。可掌柜不服输，继续追。有时我俩正得意，掌柜突然追过来了，我俩中就得有一个束手就擒。掌柜只能靠“突然袭击”这一手，凭速度硬追他不行。掌柜体格不好。对这个我和鱼漂儿都觉得不对劲：掌柜他爸是成春堂药坊的掌柜，整天给人治病，可自己儿子居然体格不好。他家的药匣子摆满屋子，掌柜他爸在这个匣子里抓一把那里再抓一把，就把人家的病治好了，钱也挣着了。我问过掌柜，“你咋不让你爸给你抓几把药？”掌柜撇撇嘴说：“咱家的药专治别人，治家人不好使。我爸就有咳嗽病，一直没治好。”鱼漂儿嘻地一笑：“你爸卖的药有说道儿……”掌柜火了，“就是分量缺点，没别的说道儿！”掌柜大叫一声朝鱼漂儿打出一拳，被鱼漂儿一把抓住用力一拧，掌柜哎哟一声瘫在地上。掌柜体格不好，我和鱼漂儿有时也不可怜他，还取笑他一番。有一回掌柜跑着跑着忘了界限，我想喊住他他没听见，结果一头跑进了租界，被巡捕揍了一顿。我说：“活该。”

细想，冬天玩“追击”是有好处的，跑上一阵子就不觉得冷了。但是饿得快。

春天比冬天好玩些。天一暖和海湾里的冰很快就化开，海上漂浮着许多冰排。我们玩“跑冰”。“跑冰”是个挺刺激的游戏，首先得水性好，还需要胆量加技术。冰排有大有小，从一块跑到另一块上去一不小心就得掉到海里去。这两项掌柜都不行。有一回掌柜经不住我的嘲笑，破例跳到一块很大的冰排上去。没想到这块冰排离开了其他冰排越漂越远，掌柜大喊救命。最后鱼漂儿跳下去游向掌柜把他从冰排上拉下来，游回码头。初春的海水比冰还冷，爬上岸后掌柜就病了，在家里躺了好几天，

他爸从那些小匣子里抓出好几份药才把掌柜治好。鱼漂儿就没事，爬上岸只打了几个喷嚏。鱼漂儿是海碰子的儿子，体格棒棒的，水性也好。跟别的巷子里的孩子打架时，我和掌柜全靠他壮胆子。“跑冰”很好玩，可春天很快就过去了，冰排消失得更快，第二天我们再赶到海边时就全是蓝汪汪的海水了。

至于夏天和秋天，我们有时玩演戏。一个演洋人，另外两个演中国人。当然谁也不愿意演洋人，那就划拳解决，谁输谁演洋人。接着设计个简单的情节打架，边打边编些说词，最后以洋人被打败作结局。我们演打洋人的戏，有时恰巧有洋人经过，也过来看看。他们只觉得有趣儿，不知道是在演他们挨打的戏，看得蛮有味道。有洋人看时我们就打得特别有劲儿。我们玩腻了就蹲在码头上想些以前没玩过的玩法，这要费脑子的，实在想不出就玩捉迷藏，这是个“保留节目”。掌柜他爸说他们小时候也玩这个，他爷爷小时候也玩这个。再没什么可玩的了，我们有时也壮着胆子到租界的附近转转。那纯粹是好奇，主要是想看看洋人的红鼻头儿和脑袋上的羊毛卷儿。洋人身上还有股特别的膻味儿。于是掌柜说大概洋人一直都是吃奶的，要不哪来的膻味儿。掌柜说着还咽了咽唾沫，说我不到两岁我妈就不让我吃奶了。还是当洋人好，当洋人能一直吃奶……掌柜又咽了咽唾沫。

我说：“那以后演戏你总演洋人好了。”

掌柜说：“你要有瓶奶作道具我天天演。”

掌柜不但体格不好胆子小，也没骨气。我看不起掌柜。鱼漂儿说，做人就怕骨头软。我看鱼漂儿说得对。鱼漂儿在我眼里不是一般的人物。鱼漂儿是大船，掌柜是海里漂的木板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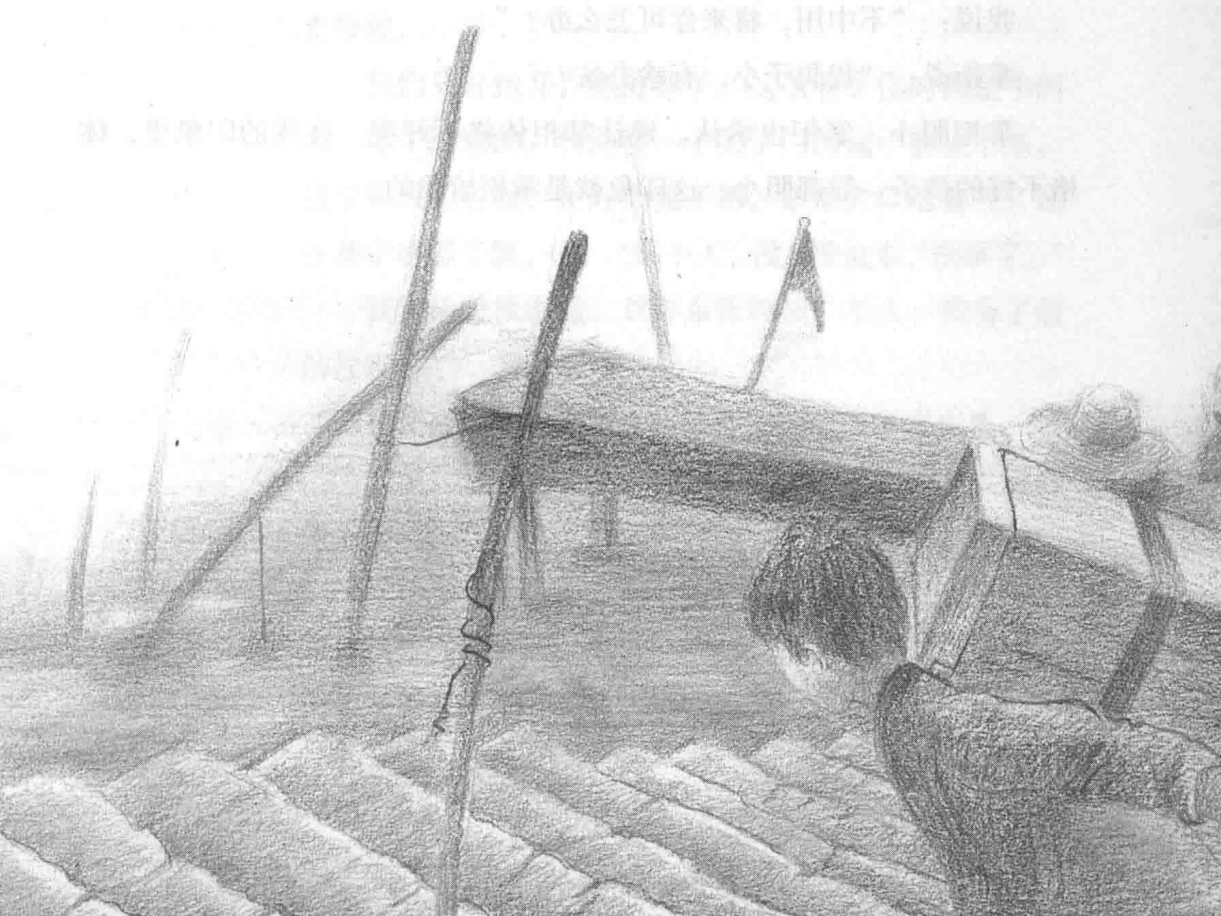
2

我们在码头上玩，能看见外国的监工打中国工人，特别凶狠。我不敢多看，看一眼我就央求他俩赶快离开。我爸在码头上装船，我怕看见他被洋人打的场面，我会受不了的。

去年，一个外国监工失踪了。失踪前有人看见他还蹲在一个船坞里吸烟。几天后，水警远远看见海面上漂着一件东西，潮水把它送了过来。一看，原来是一个洋人的尸体，都变臭了，就是几天前蹲在船坞里吸烟的监工。有趣的是，监工嘴里还叼着几天前那截烟头。他背上挨了一刀，扎得很深。外国的巡捕们为这个案子折腾了好几天，中国衙门里戴花翎的大人都睡不好了。后来外国巡捕坚持认定是中国码头工人干的，就把码头上所有工人赶到一块宽敞的地方，还架了洋枪。我爸也在人群里。一个满脸胡子的洋人说话了：“谁干的？站出来——”他扫视人群，可是没人站出来。洋人只好又吆

喝了一通，仍旧没人站出来。他觉察出人群中传递着一种喜气，于是气坏了，走下台随便抓住一个工人，打了两个嘴巴。人群有了骚动，仍旧没人站出来。后来我爸拨开人群走了出去，说：“你们没有证据，凭什么说是中国工人干的！请拿出证据来！”我爸一带头，人群都响应。广场上热闹起来，里面夹杂着愤怒。那时我和鱼漂儿、掌柜正趴在一幢小楼顶上向下看，我爸走出人群时我看得一清二楚。我很紧张，小声对鱼漂儿和掌柜说：“那个就是我爸！”他俩问：“哪个？”我说：“领头跟巡捕吵架那个，站在最前边，个子高高的。”鱼漂儿往下瞧瞧：“你爸是条好汉！”我没谦虚：“那还用说。”

后来听说这是一次有组织有准备的“谋杀”，是一个头戴红巾的中



国人干的。这下，平时喜欢嬉皮笑脸的洋人们都变得慌里慌张，对中国人不那么凶了。

那一阵我们没玩什么游戏，但天天都快活。我们经常随便找块地方蹲下，讲有关那个“谋杀案”的一些传闻解闷。有些传闻还挺神秘的，像一个个海盗故事，听起来既吓人又过瘾。讲故事我拿手。我对鱼漂儿和掌柜说过红巾故事，说他们不光头戴红巾，还披红斗篷，穿红皮靴，走路像阵风，转眼就没影……掌柜信以为真，让我继续往下讲。我支支吾吾硬往下编。鱼漂儿有时不信，但也听着。鱼漂儿说，他们个个是好汉这倒是真的……那一阵子我对红色着迷，有一点红色的东西我都兴奋。掌柜脸色白白的，不敢抬头。鱼漂儿说：“他们专杀洋人，跟咱们是一伙的。”掌柜哆嗦了一下，“我没说怕他们，我怕死人……”

我说：“不中用，将来你可怎么办？”

掌柜说：“我胆子小，有啥办法？”

掌柜胆小，掌柜也承认。谁让掌柜体格不好呢。在我的印象里，体格不好的孩子一般都胆小。这印象就是掌柜给我的。

3

洋人的炮舰靠上码头，我们跨过围栏准备离近些看，有个巡捕跑过来。“滚开！中国小孩！”他手里挥着警棍。

我们只好跑开，跑进巷子。这条巷子住的都是中国人，屋子矮矮的。我们在一个关了门的铺子前坐下来。这里有块大石板，正好当凳子用。掌柜大口喘着气，还往巷子里瞧了瞧，说：“那个人，没、没追来，没事了。”

我们坐着没事做，只好东张西望。不久，我有了新的发现。

我发现远处那座洋人的教堂，楼顶像顶帽头儿。

我说：“喂，掌柜，你爸头上的帽子咋扣在人家楼顶上去了。”

掌柜顺我手指的方向一看，想了想，“哎，真像我爸那顶帽头儿！”

鱼漂儿一撇嘴，“我早发现了，没说就是了。”

我说：“没说出来就不算。”

鱼漂儿说：“不算就不算，我看没中国房子好看。”

掌柜说：“还是洋人房子好看，像个帽头儿，挺好玩！”

我说：“那你去住吧，人家能把你的屁股揍扁。”

掌柜说：“把你的屁股揍扁。”

……

我们说着说着其实早已经从石板上站起来，不自觉地沿着巷子往北走，走了很远。我们边打闹边议论着房子，突然觉得眼前有道影子横在我们前面。抬头一看，是三个外国孩子齐刷刷横着。我们三个便站住。掌柜往鱼漂儿身边挨近了一点儿，还哆嗦了一下。我斜着眼睛偷看了鱼漂儿一眼，这时我一点信心都没有——要打架了，得看鱼漂儿的了。我只能帮帮忙，不能当主力。掌柜不当逃兵就算“英雄”了。我还是装得像条好汉，叉起了腰，与其中一个对视着。我的“对手”个头不算高。他们中还有一个女孩，与掌柜正对着。掌柜要是对付这个女孩还差不多。鱼漂儿紧握拳头，与其中最高的男孩对峙。有半分钟，我们都没说话，只用眼睛交锋。我盯着我的“对手”，尽量不眨眼睛。

过了一会儿，与鱼漂儿对峙的男孩眨了眨眼睛，说话了，大概外国孩子不善于比赛瞪眼睛。他说：“喂，你们的房子像猪窝……”

鱼漂儿的眼睛仍没眨一下，说：“你们的房子像厕所！”鱼漂儿的“瞪眼功夫”是坐在海边钓鱼时练出来的，肯定是。

外国男孩好像没听懂，看了看他们那边的女孩和男孩，他们那边也都眨了眨眼睛，那个女孩淌出了几滴眼泪。我看见了，说：“喂，比不过别哭啊！”女孩擦擦眼睛，“我根本就没哭，我眼睛酸酸的……”

他们猜出鱼漂儿是在骂他们。

外国男孩握紧拳头，后退几步，打了几下空拳，样子很古怪。我真想哈哈大笑。他空比划着，有一下险些刮着鱼漂儿的鼻子。看来是外国孩子正式打架前的准备，相当于我们动手之前互相撞，撞着撞着才真打起来。连撞带打直到打哭一个才算完。

鱼漂儿没动，说：“想打架那就快动手吧！”说完鱼漂儿捋起袖子。凭以前的经验，鱼漂儿要来真功夫了。鱼漂儿以前没打过外国孩子，这回需格外小心。我为鱼漂儿捏把汗。这回外国男孩端平拳头，变成了有规律的跳跃。这是外国的一种拳术，我想。我没见过。

我小声对鱼漂儿说：“扫堂腿……”

鱼漂儿点点头。

鱼漂儿果然猛地伸出右手抓住对方的手腕，一拉。对方没料到这一手，刚要抽出胳膊，鱼漂儿左腿就扫了过去。扑通一声，那个外国男孩马上来个腩蹲儿。他脸刷地红了。两个伙伴想去扶他，他推开他们，自己站起来。

第一个回合我们胜利。我和掌柜用力鼓掌，还喊着：“鱼漂儿加油——鱼漂儿加油！”

外国男孩刚站稳，又端起拳头，跳着跳着猛地朝鱼漂儿前胸打来。鱼漂儿早有防备，及时一闪，拳头打空了。随后鱼漂儿推出一拳，正好打在外国男孩的肋骨上。外国男孩重心不稳，又险些摔倒。

掌柜先拍手叫好。

我扯了一把，“这不用叫好，大赢头在后边呢！”

这时对面的外国女孩说：“你们犯规了！犯规啦！”

我说：“啥龟不龟的，这叫中国武术！犯的就是‘龟’！”

这时外国男孩又突然进攻。我和女孩吵架分散了鱼漂儿的注意力，

这一拳鱼漂儿没防备，被打在前胸，鱼漂儿后退几步坐在地上。外国男孩随后向鱼漂儿扑去，他想把鱼漂儿按在地上。我心想这回彻底输了，并且准备冲上去助战。掌柜妈呀一声，吓坏了。

就在外国男孩要扑到鱼漂儿身上时，鱼漂儿突然向上踢出一腿，把扑上来的外国男孩架起来，再一蹬，外国男孩嗖地射出去。这下摔得意外，摔得也重。我们都愣住了，没想到鱼漂儿还有这么个绝招。外国男孩齙着牙，但没忍住，坐在地上刷刷往外流眼泪。

我猛地想起鱼漂儿的招数叫什么了，就走上前，“大家静静，刚才我国鱼漂儿的绝招叫‘兔子蹬鹰’，是中国武术的看家本事！”

这时，从一个铺子里跑出一个巡捕，向我们跑过来。

“约翰！发生什么事了？你们在打架吗？”

巡捕歪着头看了看被鱼漂儿踢倒的男孩。看来那个倒霉的男孩叫约翰。

约翰马上站起来，可是他还在哭。他也不心甘情愿哭下去，不住地咬嘴唇，可是忍不住。外国女孩噘着嘴不知在跟谁生气。

“你们吃亏啦！”巡捕扫了一下眼前的三个跟他同种肤色的孩子，三个孩子低下头不说话。叫约翰的男孩总算忍住了哭泣。

巡捕哼了一声，不再跟他们说话，径直朝鱼漂儿走去。

鱼漂儿握紧拳头，等着。鱼漂儿的个头刚过洋人的腰，可是鱼漂儿站得直直的、稳稳的。我想，鱼漂儿完了，肯定得挨顿揍。我知道那根警棍的分量。说实话，我真想逃跑，可一想我不能扔下鱼漂儿一个人挨打，就站稳了脚跟。我准备偷袭那个大个子洋人，趁他打鱼漂儿时从后面抱住他，打他的后腰。因为我够不着他的脑袋。掌柜挨着我站着，身子没动，眼珠骨碌碌转，朝我递眼色。我明白他的意思，他想跑，让我跟他一起

跑。我装作没明白，不看他的眼色。只要我一点头掌柜能像箭一样逃走。掌柜体格不好，但逃跑比谁都快。

巡捕扔下警棍，试了试拳头，意思是他不想欺负小孩，空着手打。他说：“小孩，咱俩比比。”一下抓住鱼漂儿的手想扳过来，可是没扳过来，鱼漂儿挪动两步，又站稳。掌柜妈呀一声，跑了，跑得飞快。跑出一段还回头看了看，接着刷地不见了。掌柜的逃跑给我和鱼漂儿丢了脸，我觉得不好意思，心里骂着掌柜：“缩头龟……”

我为了挽回点面子，朝洋巡捕冲过去，从后面抱住了巡捕的腿。这个动作像个无赖，可我实在抱不着他的腰。我用尽力气想把他扳倒，可是被他轻轻一甩，就摔了出去。

外国女孩这时抱住巡捕。“No!No! 我们在比赛！约翰输了。我们小孩比赛，你快走吧乔治……”

叫乔治的巡捕想甩掉女孩，但没甩掉，只好站住。女孩向我和鱼漂儿喊道：“冠军是你们的，咱们很快再见吧！”

我和鱼漂儿向后退几步，转过去。

我刚要跑，被鱼漂儿拉住了。

鱼漂儿说：“像冠军的样儿，别跑。打败仗才跑呢！”

我一想很对，就摆出很体面的样子走路。我们一步一步走进巷子。走出一段后我站住，回头看过一次。那几个洋人站成横排望着我们呢，我感到自豪。我们要拐进一条巷子时我又回头看了一次，他们还站在那看着，外国女孩还朝我挥挥手。我赶紧掉回头去，认真走路。我尝到了胜利的滋味儿。

我们跟鱼尾巷的孩子打过架，是在沙滩上，我和鱼漂儿把他们的孩子头和孩子兵按在沙子里问他们服不服，他们说服。我再问是心服还是